

人文 齐鲁

时代记忆>>

滕县城里的匠人

1990年代之后,有些新起来的手艺人继承了老一代的传统,说话做事古风犹存;有的则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渐渐走样,“经理”、“老板”、“家”、“那”、“师”,自封或他人廉价赠予的帽子越戴越高,为人、技艺却越来越不讲究……

□孙清鼎

1970年代中期,我在村里做民办教师时需要一枚自己的印章,用来领取补助费,当时还不大兴签字,也还没有身份证,领钱、出据多是盖戳子,按手印。那时候滕县城内工农兵街南端路东有个摆摊刻图章的人,约莫有五十多岁,长得个头不高,挺瘦,戴着眼镜,每天坐在两抽屉桌前低头刻章。我请他刻了一枚梨木料的印章,记得花了两毛五分钱。印章拿到手一看,只有名字,没有“印”或“章”字,便以为不像成年人用的章,问他才知道看着我像个学生,少那一个字可省五分钱。既然如此我就没再说什么,反正能用来领钱就行。这人楷书字写得很好,刻得规规矩矩,为人和善,给我印象挺好。我到县城工作后,请他刻过一枚大一点的小篆闲章,还请他为单位刻过十几枚做统计工作用的印章。从此,我们就熟识了。

到1980年代后期,这人却不在街头摆摊了,想找他刻章也到处打听不到。几年后,在曹庄街遇到了他,打过招呼,才知道他已不操旧业。当听说我一直在找他刻章时,他问刻什么,我说藏书章,他说自己是个匠人,怕刻不好,还是找名家去刻吧。我说没有认识的治印名家,还是拜托您了。他答应了,并告诉我他居住的门牌号,只是说在时间上不要急他。原来他家离我家居

住的魏庄街相距不远,因我家才搬来没几年,不知道他住在这里。过了几天,我选了两块料石送去,经过相谈才知道他姓常,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他的父亲在滕县城里刻图章。这之后我到他家闲聊了几次,每当说起刻章的往事,他总是说自己没有经过名家指点,是个匠人;当年滕县城里某某叔、某某先生印章刻得好,为人也厚道,城里有点名望的人大都找他们刻图章。常先生虽然七十多岁了,谈起他深知的长辈依然言辞尊敬,如在眼前;说到自己的技艺从不夸张、卖弄,言谈举止有儒雅的长者风度。我曾想过,像常先生这样自称匠人的老手艺人,在社会上越来越少了,印章刻好后,他收钱甚少,我心里过意不去,多给了他一点钱,就匆忙与他辞行告别了。

又过几年,路经常先生的家门前,看到他旧时的瓦房已经新盖成两层小楼,向街坊打听后知道,常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。这位让人敬重的匠人就这样走了吗?

常先生使我想起过去一些有关匠人的事情。

我家原世居的城西大彦村有几户手艺人,俗称“匠人”。陈木匠、秦铁匠、剃头匠姓郭,修鞋匠姓王,裁缝姓鲁。这个村庄孙氏和张氏是大家族,这两家仅有几户泥瓦匠和做面点、豆腐的,村里其他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几乎都是族门不大或单门独户的人家,或许手艺是

他们能够在较大村庄的立足之本。

那年头,做手艺活的人非常注重信誉,常说“靠手艺吃饭”,不讲靠手艺发财。也有“一招鲜吃遍天”之说,意思是靠手中的技艺到哪里都有事做,能生存。

铁匠、裁缝多是坐家经营,等客上门;木匠、泥瓦匠、剃头、吹喇叭、修鞋,还有从山里来锻磨的石匠,是要到各处奔走的。居家过日子,谁家都离不开这些匠人。从我记事起,就经常见到这些人到家中或到邻家做活。他们不论做什么,都是说话和气,热情周到,以诚待人;凡事量材做工,认真细致,替主家着想,让主家放心,说是“宁可丢了走,决不丢了丑”。农村人家最大的事情就是盖房子了,俗语“与谁不睦,劝谁盖屋”,大意是穷人盖屋能操操心,愁白头,事实也确是如此。有的人家户主因为盖屋要累出一场大病来,这样的事在乡村不少见。穷人家盖屋缺这少那,东借西挪,户主急得抓耳挠腮,主事的匠人经得多,办法也多,心平气和地一边劝说“事多事小,到时候就了”,一边想方设法寻找替代之物,千方百计,尽心尽力把房子盖起来。

有些工匠做活时间较长,户主是要管饭的。不论自家吃饭好



舜,对做

活的师傅都待

之如宾,每顿饭必是四样菜一壶酒。匠人师傅并不注重饭食好否,就是没有人陪着吃喝,他们吃饭也很注意个人形象,如木匠做活多是一家父子几人,锻磨的石匠是独自一人,即使这样他们也是不多喝酒,菜从面对的盘子,碗一边吃起,无论老少对菜饭都不乱翻乱挑,真如彬彬有礼的客人一般。工钱因有言在先,多见谦让,少有争执。

1990年代之后,有些新起来的手艺人继承了老一代的传统,说话做事古风犹存;有的则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渐渐走样,“经理”、“老板”、“家”、“那”、“师”,自封或他人廉价赠予的帽子越戴越高,为人、技艺却越来越不讲究,敢吹天下第一,想发不义之财,把世代相传的优良品德已经丢光忘净。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,有些手艺人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,说来又岂止手艺人……想想常先生等老一代匠人的为人处世,能不让

>>饮饌琐忆

泰山楼
荣成包

□李继发

泰山楼是荣成县城第一座木结构楼房。大约建于咸丰八年,是荣成县城第一座二层木楼。泰山楼飞檐凌空,威风八面,坐北朝南,在荣成古城龟壳形地形的制高点上,拔地耸立,巍峨壮观,与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座城门楼遥相呼应,相映成趣,成为胶东当时颇有名气的靓丽景观。

据传,成山一村张思义的爷爷要创建泰山楼时,邻居邵姓秀才怕楼房建成后欺他家的平房,再则,旧社会都是露天厕所,张家建楼后,邵家女士如厕就不大雅观,邵家打官司阻止建楼。

当时,成山四村又一村饭馆的阎老板在山西学做生意时,与当时在荣成县任知县的李县长相识,张家走又一村阎老板的门子,才打赢了官司。李县长考虑到,在他主政的荣成县城建起一座泰山楼,也是为他和荣成县城壮门面,加政绩,顺便也送份大人情,因此就批准了建造泰山楼。

为照顾邵家的诉讼,决定泰山楼东面靠近邵家院落的一面墙不准留窗户。泰山楼建成后,生意兴隆,全县闻名,泰山楼的张氏荣成包,更是名声远播。据老人讲,泰山楼的荣成包有三大特点:首先,包子皮以上好的头罗麦子面为原料,凉水和皮,包子皮要擀得中间稍厚四周薄;包子包成后,包子折要求匀、散、薄,包子折不粘结,没死面。其次,是包子馅料要求用红白相间的好猪肉,素菜是要城后出产的曾为清代贡品的大白菜、大葱,调料要用偃岛的万泰面酱、潍县的小磨香油,并用小公鸡汤拌包子馅。其三蒸包子烧火要猛火、急火、大火烧,一气呵成。出锅火候要恰到好处,出锅晚了,包子容易塌陷。出锅要趁包子膨胀最大时,一掀锅轻轻一按笔尾,包子折自然散裂。只见包子馅内一汪水而又不外溢,十分诱人。咬一口,香喷喷,滑溜溜,柔软舒爽,口感极佳,特别好吃,吃了还想吃,百吃不厌。

凡来荣成县城赶集的、出差的、办事的,打官司告状的,没有不把吃上泰山楼的荣成包,当成来荣成县城的最大喜事,也当成来荣成的最大心愿之一。有的说,来荣成没吃上泰山楼张氏兄弟的荣成包,真是虚行一场,白来了!

北京、天津、青岛或东三省来荣成的客人,吃了泰山楼的荣成包后都说,天津有狗不理,泰山楼有荣成包,品质口感不分上下,真是一对姊妹花,并蒂莲。据传,清朝到民国几百年,老县衙都拿泰山楼的张氏荣成包招待贵宾、贵客或转送宫廷。



●民间习俗、方言土语、生活风情以及咱山东的民间特色吃食,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,都可以给本版投稿。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、老街里的“百事通”,也欢迎您到“口述城市”里来跟我们唠唠嗑。

●电子邮箱:wanghai3050@126.com

蓬莱阁上怀苏轼

试想官场的大吏要员有几个人能在五日内做出苏轼那么多的政事,且不说为民请命,撰诗咏唱疆邦,就连接风洗尘的酒恐怕都难以喝完。

□鲁先圣

去年的夏天,我终于到达了神往已久的蓬莱!蓬莱的作家凌云新邀请过我多次,他说,作为山东的作家,你居然没有来过蓬莱,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,你怎么能够让让自己的眼睛错过美丽的蓬莱?

哦,这就是蓬莱。古代登州府署所在地,曾经管辖着九县一州,当时中国东方的门户。而久负盛名的登州古港,是中国古代北方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,与东南沿海的泉州、明州(宁波)和扬州,并称中国四大通商口岸。

从济南到蓬莱的大巴,终点就在蓬莱阁下。下了车,扑面而来的就是依山傍海的蓬莱阁。那沉淀着无数传说的蓬莱,那一望无际的辽阔海面,张扬地铺排在蔚蓝的天空之下,水光山色,相互辉映。

蓬莱阁踞丹崖山巅,依山面海,气势磅礴,恍如神话中的仙宫。登上蓬莱阁,顿觉云雾缭绕,如入仙境,而脚下云烟浮动,有天无地,一派空灵。阁下就是断崖峭壁,放眼望去,瑰丽的建筑倒挂在碧波之上,海雾层层裹缠山腰,一如前人

诗云:“嵯峨丹阁倚丹崖,俯瞰瀛洲仙子家。万里夜看阳谷日,一帘晴卷海天霞。”

蓬莱的魅力除了它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苍茫豪放的山海风光之外,更重要的是它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。在我们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中,有两个很重要的系统。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,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。昆仑神话系统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,它那瑰丽的故事传到东方以后,与浩瀚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,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,蓬莱也就自然地成为中国东方神话的策源地。《山海经》和《封禅书》中,都把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神山描绘得活灵活现,因此而引得齐威王、燕昭王派出探险家到海中寻求神山,秦始皇东巡求药,汉武帝御驾访仙。史籍记载,蓬莱城北海面常出现海市,散而成气,聚而成形,虚无缥缈,变幻莫测。那些好事的方士便以海市的神幻神奇,演绎出海上三神山的传说,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一个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,更为蓬莱平添了几分神采。

到了后来,传说中的蓬莱、瀛洲、方丈三神山的故事越来越

盛行,又活灵活现地演绎出吕洞宾、铁拐李、张果老、汉钟离、曹国舅、何仙姑、蓝采和、韩湘子八位神仙为访仙山到蓬莱的故事。传说他们在蓬莱醉酒后,凭借各自的宝物绝技,凌波踏浪,漂洋渡海而去,给蓬莱留下“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”的美丽传说。

我与蓬莱的作家朋友们漫步蓬莱阁上。他们告诉我,现在看到的蓬莱阁建于北宋嘉祐年间,经过明朝重建和清代重建,逐步形成了宏伟壮观的建筑群。阁前松柏苍翠,繁花似锦,亭台楼阁高低错落,有韵有致,布局巧妙,浑然天成。

没有想到的是,蓬莱与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亦有渊源。1085年,苏轼在遭受朝中新党打击谪居黄州五年后被朝廷重新起用,任登州军州事,忽而又被朝廷召还回京,其时苏东坡已经年过半百。苏东坡在登州任上虽然只是呆了五天,但却接连向朝廷呈送了《乞罢登州榷盐状》、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两道奏折,一为海事国防,一为民生忧民,当地人甚至还杜撰了他与八仙见面的有趣传说,足见百姓对这位五日州官的拥戴。因此蓬莱



人修建了一座“苏公祠”纪念这位地方官。祠内石刻满壁,多是苏东坡的手迹,雄浑且有力道。根据《重修蓬莱阁记》的记载,现在的苏公祠是清代移建过来的,原址建在蓬莱阁前。可以想见,蓬莱百姓为苏轼建祠树碑,固然有对这位杰出人物名望和人格魅力的认可,但更主要的却是得益于他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的政绩。

试想官场的大吏要员有几个人能在五日内做出苏轼那么多的政事,且不说为民请命,撰诗咏唱疆邦,就连接风洗尘的酒恐怕都难以喝完。苏轼在官场失意,在任位,毫无怨天尤人的情绪,在其位,谋其政,足以显示出一代名臣的胸怀和风范。难怪至今蓬莱人提起苏轼依然心生敬意。

有人说不登蓬莱阁不知奇妙仙境之曼妙无穷。游览了蓬莱阁之后,这样的感觉果然溢满情怀了。



美在蓬莱阁
有奖征文大赛